

“新神话主义”书系鼎力打造 众多顶尖高手接踵出击 进一步掀高华语世界奇幻风潮

炼妖师 ·

四皇灵珠

傅尘瑶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这些年来传统的禁忌被打破，市场改变了很多东西，原先的权威主义教育受到了挑战。毕竟想象力永远是儿童的天性，现在的成人当时童年都没有获得适度的想象性游戏的教育，“新神话主义”现在变成了一种补课。

—朱大可

童话中的晶莹世界，俗尘里的瑰丽明珠，在作者旖旎婉转的情思下铺陈锦绣，灿烂如画。

—一步非烟

尘瑶小妹是难得的才女，无论武侠，还是玄幻小说写得都非常好看。从写作人的视角去评价，我认为《炼妖师》是一本“不俗”的通俗小说，因为文章内容所涵盖的境界，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形式载体。能够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之余，又对生命意义产生一种深深的反思，或许这就是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吧。

—高拙音

古典的语言，诡丽的意境，注入现代思考的精神内涵。《炼妖师》构筑了如《蜀山》般宏大严谨的玄幻体系，却有着它所没有的热烈情感。悬疑的紧张，解谜的乐趣，中国古典文化的享受。傅尘瑶，在文字中修炼成妖。

—goodnight小青

ISBN 7-5007-8257-8



9 787500 782575 >

定价:18.00 元

炼妖师。

四皇灵珠

傅尘瑶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炼妖师四皇灵珠/傅尘瑶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9

(新神话主义)

ISBN 7-5007-8257-8

I. 炼... II. 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754 号

LIAN YAO SHI SI HANUG LING ZHU

(新神话主义)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划: 汪露露 杜纳闻

责任编辑: 汪露露

插图: 悠

著者: 傅尘瑶

美术编辑: 悠 杜纳闻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 //www. ccpg. com. cn

E-mail: zbs@ccpg. com. 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80×960 1/16

印张: 12.5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782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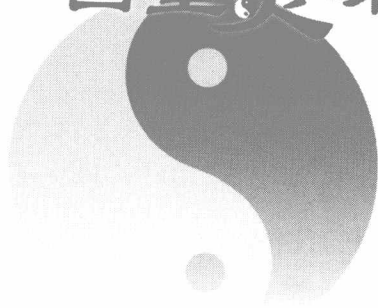
ISBN 7-5007-8257-8/I·821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炼妖师 · 傅尘瑶 著

四皇灵珠



目 录 CONTENT

- 序章·夜雨 /1
- 第一章 真陵 /3
- 第二章 灵珠 /7
- 第三章 会文 /12
- 第四章 银狐 /18
- 第五章 谋洞 /23
- 第六章 迎岚 /26
- 第七章 鸣鸾 /33
- 第八章 御奕 /38
- 第九章 纓娘 /47
- 第十章 宫变 /54
- 第十一章 囚明 /61
- 第十二章 明箭 /68
- 第十三章 朔雅 /73

- 第十四章 狐变 /79
- 第十五章 明心 /84
- 第十六章 青鸾 /90
- 第十七章 妖道 /96
- 第十八章 朱颜 /101
- 第十九章 东宫 /107
- 第二十章 困陵 /115
- 第二十一章 花犯 /121
- 第二十二章 无殄 /129
- 第二十三章 碧魄 /138
- 第二十四章 政变 /147
- 第二十五章 帝心 /154
- 第二十六章 父子 /160
- 第二十七章 妖攻 /167
- 第二十八章 骨肉 /173
- 第二十九章 四皇 /181
- 第三十章 妖辅 /189

序章

夜 雨

夏夜的滂沱大雨，仿佛苍天积蓄已久的泪水，蓦然间触发，自九天之外轰然而下，砰砰然砸地欲穿。山村人家的门户早已紧紧闭起，暴雨捶门敲窗之声盈耳，黑暗中闪动着的那一点昏黄的灯火，一个摇曳，便在颤抖中被雨势吞灭了去。

妇人张大双目，直勾勾地盯着滚翻在泥泞中被直坠而下的大雨三下两下地砸了个稀巴烂灯笼。她颤抖着的双唇茫然地张了张，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紧捂在怀中的孩子，受了惊吓似地蹬了几下腿，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嘹亮得像一把利剑，劈开重重不见天日的雨势，迸发出来，凄厉得直要泣尽百年之声。

妇人回过神来，枉然地哄着哭闹不止的孩子，一双深陷的浑浊的眼中，泪水无声地滚落下来，与飞溅起的雨水混作一块儿。

“需要我帮忙吗？”头顶传来一个平缓的说话声，声音不大，却能轻易地穿过轰然的雨声和孩子揪心的哭声，徐徐地飘进屋檐下来，清静安然得仿若与世隔绝。

妇人抬起头来，昏黄的泪眼蓦地眨了眨，悲哀中竟露出无法抑制的不安来。“你，是妖怪？”冷紫的嘴唇颤了颤，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来。

那个不知何时从何处而来的少年，就静静地立在阶下的雨中。浑身散发出淡淡的紫光，将气势汹汹的这场暴雨摒弃在外，他净白的长袍未沾湿一分一毫。

“我是炼妖师。”少年平淡的脸上没有一丝神情。他缓缓地说着，

躬下身来，将手轻轻地放在哭闹不止的孩子的额上。

妇人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一对浅浅的紫瞳，突然喜极而泣，伸手紧紧抓住那一袭白衫，颤声问道：“您，您就是俊疾先生么？”

孩子的哭闹在雨声中停止，攥握着两只白胖的小手，在妇人怀中恬然而睡。白衣少年直起身，淡淡回答了一句“是的”，便转身飘然而去。

狂风劲雨之中，那一抹白衣胜雪。

第一章

真陵

“师父！”望着陷入沉默的望幽，缙绣的双手不禁在身后紧紧地攥握成拳，“咚”地一声屈膝跪倒在地，切声恳请道：“万望师父成全！”

望幽长老慌忙从法座上起身下来，无言地扶起跪倒在地地的徒弟。见那一双明艳的眼眸，清潋潋地泛着泪意，不由轻轻地叹出一声道：“非是师父不愿成全，而是，兹事体大，非是为师一己之力可以成全的。”

缙绣的眼波一转，急声道：“那弟子再去恳求琅渠、碧阳两位长老！”

“缙绣！”望幽制止了转身便要往外冲去的缙绣，宽声说道：“四皇灵珠乃是三代朝明帝御赐之物，更被奉为朱颜的镇山之宝，百世相传。”她微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接着道：“依为师看来，唯今之计，只有等到明日会文盛会，壁尊出关之时，前往跟前跪求。万事皆看壁尊的决断了。”

“会文盛会？”缙绣兀自出了会儿神。

望幽抬手拂去沾染在缙绣衣上的沙尘和草屑，动作轻柔而慈爱。“就一日，还等得住吧？”

缙绣忽而眼圈儿一红，咬着下唇，点了下头。

望幽又柔声关照了几声，缙绣便告退出了无尘居，一路沿着夹道的紫竹徐徐而行。三月的暖风擦着林梢而过，迎面拂上脸庞，似乎带了几分温柔的湿意。缙绣有些茫然，她不明白的是，四皇灵珠

原本便是皇家赐予，却为何如今想收回时，却须如此大费周章？

一路上心事重重，不觉间已经出了长老司院，到了真武道场。

忽然间，一声女子的尖叫声破空而来，紧接着，又是纷纷攘攘的惊呼尖叫之声。缙绣的心中陡然一惊：“出事了？”分辨出惊呼声传来的方向，捏诀便往崇武殿方向飞奔而去。

远远地望见崇武殿的侧门洞开着，两道绯红的人影正飘悠悠地从门内出来，并肩徐徐行着，不时地谈论着什么。

“姑容师妹，清羽师妹。”缙绣叫住二人。

“缙绣师姐！”二人显然一喜。梳了一个出云髻的姑容喜冲冲地上前拉住缙绣的衣角，忽而又嘟起嘴来，抱怨道：“师姐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曾通知我们！”

缙绣宛宛一笑：“刚到呢！刚见了师父，正要去找你们呢。对了，刚才在道场时听到这边传来惊呼声，出什么事了？”缙绣抬眸望着崇武殿，不解地问。

“还有什么事？”清羽撇嘴不屑地冷笑：“还不是因为来了位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缙绣扬了扬眉：“是谁？”

姑容轻轻拉了拉缙绣的衣袖，“师姐，是真陵师兄来了。”

“真陵，端木真陵？！”缙绣的声音猛得冷厉了起来，柳眉横斜，厉声道：“端木真陵那个花蝴蝶又到朱颜卖弄风骚来了？！”

清羽愤然接口道：“就是呢！三天两头地往朱颜跑，惹得师姐妹们课也不上了，功也不练了，成天就围着他转！天底下竟有这般无聊的人！”

缙绣哼出一声：“我去把他赶走！”说罢，提拳便自侧门往崇武大殿内冲去。

崇武殿上，碧阳长老盘腿于法座之上，以贵宾之礼接待远自紫苔苍壁而来客人。首座正身端坐的花白发须的老者，便是紫苔苍壁壁尊座下首席掌事长老叶诸次，正与碧阳长老寒暄着自上届会文大会以来各自壁派内的事情。

散仙乐游端身静坐在诸次长老身侧，一袭雪白的仙袍如氍毹般飘荡，其风姿似要凌风而起，卓绝而令人为之侧目。

殿外一围镂刻着龙凤花纹的红木门窗外，攒动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仿若筛上的黑芝麻，此起彼伏地颤动着，吱吱喳喳有声。而当某一道含笑的目光偶然瞥过来之时，“黑芝麻们”更是欢喜蹦跳起来，“叽喳”之声愈烈。引得碧阳不悦的目光，不时地要狠狠地瞪过去镇压。

乐游清峻的脸庞，一开始还温雅含笑，但在门外少女们又惊又喜的雀跃声中，渐渐抑制不住地显露出了不满的神情。当看到诸次长老偶尔间露出来的不悦之色后，便用密音之术传言道：“真陵师弟，在长老面前，请收敛一点。”

闲适地坐在下首，一边悠然地吸着香茗，一边时不时不忘往窗外抛个媚眼过去的花衣男子，便是紫苔苍壁新一代的炼妖师，端木真陵。

收到乐游传入耳的警示后，脸上仍然挂着恬然的微笑。在很自然地抛了个媚眼到窗外，引起一片哗然后，才用同样的方式将话传给乐游：“师兄有所不知，真陵这会儿还坐在这里，已经很收敛了。”

“你？”乐游再也抑制不住地露出愠怒之色来。看着真陵仍然挂着那个慵懒的笑意，就恨不得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襟，甩手将他丢到朱颜俏壁下去。正当在心里假想着真陵的惨相时，他的双目忽地张了张。有一道亮黄的身影如一道燃烧的箭一般，疾冲到真陵的面前，伸出一管水葱般的手腕，指着门外大声喝道：“端木真陵，请你立即离开朱颜俏壁！”

“啊啊？”端木真陵装模作样地惊呼了几声，与此同时一双清亮的眼睛却已经将面前的女子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然后又绽起一个温和的笑容，“这不是缙绣郡主么，真是漂亮啊！”

听他这么一说，缙绣更是气闷，不由提高声音喝道：“你给我出去！端木真陵，你听见没有？！”

“缙绣，你太失礼！”身后响起碧阳长老不悦的斥责声。

“师伯！”缙绣指着依然一派悠然神态的真陵，气愤得声音都有些发颤。“这个端木真陵，有事没事便像个登徒浪子般来朱颜招蜂引蝶，朱颜的风气全是他败坏的！师伯，应该下令将他列为禁客，永生不得再踏进朱颜一步！”

缙绣的话音甫落，门外的弟子们早已哗然，几个胆子略大一点的，便挺身而出，大声抗议道：“师姐怎么可以说真陵师兄！委实太过分了！”

缙绣杏目一瞪，朝着挺身站到门口的几个师姐妹冷声道：“难道我说的不对么？！那怎么你们一个个地一直滞留在斩妖使的功力上，多年来也不见晋级？！”缙绣的话犀利无比，几个出言抗争的姐妹们一听此言便脸色发白，缙绣更是得理不饶人，冷笑一声道：“让我来挑明了说吧，那是因为你们生怕错过那登徒浪子来朱颜的机会，一个个地都不肯下山去降妖！足不出户的，如何能顺利晋升？！朱颜俏壁是一天到晚想着风花雪月春情的地方吗？！那还不如卷床铺回家，寻思个人嫁了，或者干脆搬到紫苔苍壁去算了！”

缙绣丝毫不顾情面地斥责，早已说得小师妹们委屈得眼圈儿发红，珠泪涟涟了。“师姐太过分了！”师妹们泪汪汪地愤出一声，便掩面泣声而去。

缙绣不屑地冷哼一声，正要回身再将真陵轰出门去，却听得殿内一个温吞低缓的声音低低地响起：“缙绣，你随我来！”

缙绣陡然一惊，慌忙回过身去，见一个赤色衣衫的中年美妇不知何时已经立到了碧阳长老身侧。诸次，乐游，真陵等人早已起身相迎。缙绣的神色微变，垂首恭声道：“是，壁尊。”

第二章

灵 珠

赤华壁尊在听罢缙绣的诉说后，也陷入了沉默。香院之内，寂静得只剩下炉中香烟的袅袅飞舞。

缙绣回望了望幽一眼，恳请她向壁尊进言。望幽却垂下眼帘，继续沉默着。缙绣不由焦急了起来，正耐不住性子要大声恳求的时候，赤华壁尊的眼睑微动，轻叹出声道：“缙绣，这四皇灵珠本是你们皇家御赐之物，如今索回，朱颜本不该有所吝惜。只是——”赤华的秀眉微蹙，叹声道：“只是几百年来，四皇灵珠已经与朱颜俏壁本生的钟灵之气浑然一体，共同固守着朱颜的本气。若是此时撤回四皇灵珠的话，只怕朱颜气损，万一被妖邪侵袭，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但是，天子受妖邪所惑，朝纲动荡，祸及的将是全国百姓啊！”缙绣有些惊奇赤华的本末不分。

赤华又沉默了。

“壁尊，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壁被尊为天下最正义之地，您难道忍心看着国家动乱，生灵涂炭么？！”

在沉吟半晌之后，赤华壁尊终于叹出一声道：“缙绣，事到如今，也瞒你不住了。”

缙绣心中猛然一抖：“什么事？”

赤华叹了口气：“其实，四皇灵珠，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经不在朱颜了。”

“那去哪里了？”缙绣大惊失色。

赤华摇头：“在二十年前，炼妖塔上一夕浓烟缭绕，我与你几位师伯合力驱散烟雾，但四皇灵珠却已经不在塔里了。这许多年来，你芜桑师伯长年在在外，并非是过着散仙逍遥无忧的日子，而是踏遍千山万水，寻找四皇灵珠的下落。灵珠乃是先帝御赐之物，此事若是传将出去，朱颜一门怕是难逃灭门之灾。所以，二十年来，我与你师父师伯们绝口不提此事。缙绣，现在你明白了么？”

“那，那——”缙绣又惊又急：“那我伯父他——”

望幽长老起身过来，慈爱地拍拍缙绣的背，柔声安慰道：“先不急。我方才寻思了一会儿，倒想出了个办法来。”

“师父！”缙绣一把抓住望幽的手，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望幽长老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天子既为妖邪入侵，那炼妖师必有办法解救。碰巧真陵师侄就在朱颜——”

“我不会找他帮忙的！”缙绣一口回绝：“而且，皇冉国师、太傅，还有少傅，他们的灵力都绝不会在炼妖师之下，却也都是束手无策。所以国师才让我来朱颜求请四皇灵珠！”

“灵力术数讲究生克之道。依我之见，不妨一试。”赤华壁尊缓声说道。

望幽也劝道：“壁尊所言极是。试试总比干等着好，不妨先请真陵过去看看。朱颜这边，芜桑师姐一旦寻着四皇灵珠，便立时给你送过去。”见缙绣的神色之中显露出不可抑制的厌恶之色，知徒莫若师，望幽加上一句道：“你若是不想与真陵相处，可以去找壑明师侄。壑明的灵力怕还在真陵之上。”

缙绣的眼波颤动，急声道：“但是，壑明师兄，他会来朱颜吗？”

望幽道：“现下倚天仅他一个炼妖师，早则今日，迟则明晚，必会到达朱颜。”

缙绣自赤华壁尊处告退出来后，直接便往上向朱颜的山门而去。

她虽不曾见过那位倚天绝壁的少年炼妖师，但是关于他的传言，近年来可谓是不绝于耳。据说，他乃是神人之子。昔日其师炼妖师擎山夜枕绝壁之顶，遇神女抱子而来，婉言托付。并临别封灵符于

婴儿手腕，以护真身。这便是以上古神山——鳌明俊疾山为名的倚天最年轻的炼妖师的生世由来。

“神人之子？”缙绣沉湎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冷不防，一抹香风拂面，便被人从身后拦腰抱住。温软的发丝轻柔地垂在脸侧，有个低沉而飘渺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响起，“缙绣师妹，这样急冲冲的，是要去哪里呢？”

缙绣听出来这正是为她所深恶痛绝的端木真陵的声音，反肘往他胸膛上用力地撞去，一面大喝道：“端木真陵，离我远一点！”

端木真陵却不撒手，反而抬起手来将她因挣扎而散开的发丝轻柔地揽回耳侧。更将脸贴近她的耳侧，柔声问道：“是怕靠近了，便无法阻挡我的魅力吗？”说着，那个温柔而带些醉意的声音低低地笑了起来，钻入耳中，一直沉醉到心坎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永远也不松手了。”

“端木真陵！”缙绣气得不行，同时更悲哀地发现，在他温柔而深情的声音中，竟会有一种朦朦的醉意油然而生，甚至，不愿离开这样温暖宽厚的胸膛！“你给我滚开！”缙绣气完真陵，开始恨自己。双手捏诀，低念一句“苍澜破”，浑身顿时金光四射，如一根根直竖而起的利刺，刺得真陵不得不放开手，守护精灵适时地铸起结界护身。

真陵抬起宽大的衣袖，看了眼被苍澜破划破的几道口子，好笑地看着气呼呼的缙绣道：“抱一下而已，就用苍澜破来对付我。啊啊，幸好没有一时情迷心窍，一亲芳泽。”说着，他庆幸地束手站起来，显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来。

缙绣斜眼觑着他，冷颜道：“下次再敢靠近我三步以内的距离，不要怪我不念同门之谊！”

真陵笑笑道：“这本来便不是同门之谊，而是儿女之情。”

缙绣冷笑：“你这种人也配讲儿女之情？！请你以后离我远一点！”说罢，便气哼哼地拂袖而去。走了几步，觉着有些不对，猛然回过身，果见真陵慢悠悠地跟了她来，不由瞪眼道：“滚开！”

真陵装模作样地睁了睁眼睛，奇道：“为什么？！”

缙绣扬拳恐吓道：“再跟着我，就对你不客气！”

真陵无辜地摊摊手，道：“没有跟着你啊。只是去山门迎接一个朋友，刚好顺路而已。”

缙绣无奈，却又不甘就此示弱。伸手指着真陵身后，冷声道：“退后，保持十步以上的距离。”

真陵依言慢吞吞地退到了缙绣指定的位置，然后含笑地看着她。所谓巴掌不打笑脸人，缙绣也只好将一肚子的火气压下去，转身赌气般地“噎噎噎”走得飞快。

“唉——”真陵忽然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疑相逢是梦中。思念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滋味。只是谁又曾想到，相逢却是这样一种光景呢。”

缙绣听出他言外有所影射，却只作没听见，顾自没头没脑地往前冲。

“唉——”他又幽幽地叹出一声，似乎真有百结的愁肠难以化解。

“难道，他真不是表面上那副花花公子的模样，别有一番心思？”正这般寻思着，忽又听得真陵在身后哀怨地说道：“上次一别，算来今日已有半载有余，让我好生想念。这趟好不容易有相见的机会，却偏偏对我不理不睬，真是让人神伤。”

缙绣心中一顿，暗自道：“难道他——”不由间，脸庞隐隐一阵发热。忽又使劲地甩甩头，在心中告诫自己道：“他那种人，甜言蜜语自是多是！信他作甚！”正欲回身冷言冷语嘲笑他一番，又听得他哀声叹息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整明那个家伙！”

“整明？！”缙绣像是被电击中了一般，下意识地回过身指着真陵便骂道：“端木真陵，想不到你这个人竟狂浪得男女不分，老少咸宜了！”

真陵摆摆手道：“男女不分委实是太冤枉我了。师妹几时见我抱过男人了？”

缙绣厉声道：“那整明俊疾明明便是个男的！”

“是啊。”真陵很无辜地点头：“我知道。”

“那你还——”缇绣气得直指着他，说不出话来。

真陵一改无辜的神情，又露出他向来温雅醉人的笑意，压低声音说道：“你吃醋了。”

缇绣怔了怔，回过神来冷冷骂道：“做梦去吧，你！”骂完后转身便走。方迈出一步，一抬眼间，赫然望见前方石径旁不知何时已经静默立了一个笔直的身影。

那是一个俊美得恍若天人的少年。乌黑的长发松松地系在身后，伴着一身绣有八卦图案的白衣当风飘动，飘逸悠远得就像方从天际降落到俗世之中一般。一双浅紫色的眼眸，远远地凝视着这边，在阳光下，纯澈得不见一丝杂滓。

“是你找我？”少年的目光笔直地越过缇绣，望向真陵。

真陵笑笑，抬手往缇绣一指：“是缇绣郡主找你。”

缇绣吃惊地瞪了眼真陵，似乎在怪他无缘无故地往她身上推。而当目光再度转到那紫眸少年身上时，突然发现，这少年身着的金线滚边的白衫，似乎就是炼妖师的法袍。“你，是壑明师兄？”

壑明淡淡答道：“是的。”